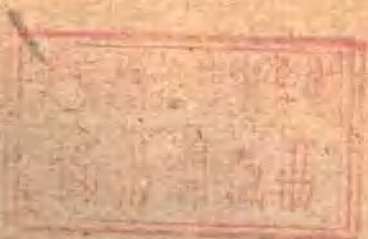




红色戏剧



江西人民出版社

紅色戏剧

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01991

开本 787×1092 耗 $1/27$ 印张 $6 \frac{13}{27}$ 字数 $113,700$

1960年5月第一版

196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98

统一书号: 10110·247

定价: (6)五角二分

序 言

在反右傾、鼓干劲，全国各項工作繼續跃进的形势下，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千方百计地搜集了紅区老革命根据地的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是从老区报刊上抄录下来的，有的抄自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当时的油印刊物，有的是老演員口述整理而成的。真是費了不少的精力才把这些历史的創作搜集起来与讀者見面，使我們沒有参加过紅区斗争的人，也可以从这个集子中看出紅区当时的斗争情况和文艺面貌的一些重要方面，这無論如何是非常有价值的事。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出发之前，我是在中央紅区江西瑞金根据地戏剧学校工作的，其他区域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紅区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經常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团中央的关怀。紅軍部队，一軍团有战士剧社，三軍团有火綫剧社，五軍团有前綫剧社。部队到哪里，哪里就演剧唱歌給战士、群众看，他們是文艺工作宣傳队，又是群众工作队。业余的工农文艺活动普遍的开展，成立了工农剧社来领导农村的、工厂的和部队的业余群众文艺活动。在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领导下，另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来訓練少量的专业的文艺工作干部。当时革命战争的形势非常緊張，物质条件很艰苦，大家都把文艺創作作为重要的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

无产阶级的武器，它紧密地配合了革命的战争。

这个集子所搜集的二十五篇作品，总的来说，反映了当时红区老革命根据地革命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完整的话剧、小型歌舞剧、活报剧、快板、双簧、相声、大放马等；有揭露敌人的闹剧，也有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喜剧。读了这些作品之后，仿佛自己又经历了那时的斗争生活一样。

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反映了红区群众在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大部分作品都围绕一切要服从于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战争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题思想。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都是为当时的革命战争服务的，都高举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帜，以极大的真诚和热爱来歌颂工农红军战士，暴露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惨无人道的罪恶行为，团结自己，打倒敌人，对群众进行了生动的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这些戏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如“年关斗争”一剧，描写了贫农团如何领导农民同地主斗争。据我看，这个剧本的政治性、艺术性都是很高的，剧情很逼真，它概括了当时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例如台词中农民丙说的话：

“张三哥，唔，团长家是不用说了，妻子被劣绅强奸逼死了，女儿被拉走了，过年的肉、被子、衣服，也被土豪抢光了。我们呢，也一样……”

农民丙又说：“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倒不如和土豪们拚拚命。”

这的确说出了千千万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到底的决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他们不革命就活不成，这就是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所在。土地革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斗争，当红军最光荣，广大的农民参加了正义的革命战争，他们立志要改造旧中国解放自己。这就是我们在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领导下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范围中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永远胜利的根本原因。

又如剧作“红光在前”，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剧本，还结合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剧中刘细明（中国工人）说：“陈天慈兰（日本工人），我的岳父是你们杀了，我的未婚妻是你们日本兵拉去强奸了，但是我晓得你虽是日本人，你是不愿意这样作的，刚才我在屋里的壁缝里，早就瞧清楚了，（对刘妻兄）他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亲兄弟，望你不必愤怒，（转向陈）我们都是一个阶级的人，无产阶级不打无产阶级，你不愿意杀害阶级弟兄，难道我们能杀害你吗？（后台现出红光）看！红光在前，我们向着红光，攜手前进吧！”

从以上两个剧本可以看出当时红区根据地艺术创作一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革命艺术的优良的战斗传统。

很遗憾的是当时还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剧本如“我红军”、“红色的间操”“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活菩萨”等，现在尚未搜集到。事在人为，将来一定会搜集到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我们从这本集子中可以看到在红区老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多么生气勃勃、富有战斗的革命精神。这些作品

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阶级教育的作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自己，打击了敌人，但在艺术上表现技巧上难免有幼稚和不够成熟的缺陷，但不能以此来贬低这些作品的价值。

今年是一九六〇年，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个大跃进接着又是一个大跃进，多快好省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头等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干劲冲天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新的繁荣，我们来重温一下红区老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有极其重大的革命意义。

李伯剑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于北京

目 次

序言	李榕劍 (1)
父与子	(7)
我們自己的事	沙可夫 (26)
牺牲者	(40)
紗工	(53)
狗咬	凤 歌 (59)
揭破鬼臉	韓 进 (63)
年关斗争	(68)
最后胜利	(81)
反对开小差	(92)
不識字的害处	(96)
到白区妇女中去活动	(104)
檢查卫生	(105)
早婚之害	(106)
慢慢的讲	(107)
义勇軍	胡 庭 (109)
紅光在前	(115)
志愿当紅軍	戈 丽 (125)
拥軍优属	戈 丽 (129)
欢送哥哥上前方	(134)
快快归队当紅軍	(139)

粉碎敌人五次“圍剿”	戈 爾 (146)
工农兵团结	戈 爾 (149)
相声双簧	胡 底 (153)
反帝国主义蓮花閣	中共湘鄂贛臨綏省委宣傳部編 (157)
大放馬	(161)
編者的話	(167)

父 与 子

时 间：一九三〇年。

地 点：中国某中心城市——C城。

人 物：王老五——年五十余岁，陆军监狱看守。

周 氏——王老五之妻，四十多岁。

王振青——王老五之子，年二十余岁。C城工人领袖之一。

王英姑——王老五之女，年十九岁。

任奇林——年二十岁，纱厂工人，英姑之爱人，C城工人领袖之一。

刘必达——四十余岁，貌丑陋，惩戒院委员。

政治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士兵数人。

布 景：C陆军监狱外之看守室，陈设简陋，中置食桌，一旁置椅凳，壁悬皮鞭、镣铐、枷锁等刑具。室之左后方为看守之寝室，有门可通。室之右后方为监狱之铁窗，铁窗时常可以隐约望见通过黧黑的犯人面目。

剧 情：C城陆军监狱之看守王老五，年五十余岁，服务公门，历有年数，为人刻毒，思想顽固，非常仇视革命，其平常对待狱中之犯人（特别是政治犯）极其苛刻。有妻一，子一，女一。子名振青，年二十余岁，在电灯公司作工。大革命时代，受工潮影响，思想甚有进步，故不满意其父之所为。在狂风暴雨之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局日趋反动，清党反共普遍全国，各地革命青

年之遭屠杀被逐者，比比皆是，振青即在此时忽然失踪，其家庭遍觅不得。

自振青失踪之后，举家不安，王妻周氏，念子情切，时常求神问卜，并劝王老五改业，以求神佑全家之团聚。王老五不但不从，反因此时常迁怒于狱中犯人，对犯人之毒打恶骂，较前尤甚，以致王老五夫妻之间，时有齟齬。

王老五之女英姑，十九岁，美而聪慧，曾在第一纱厂做工，自乃兄失踪之后，王老五夫妇靡之弥切，即令居家不出，这时“惩共法院委员”刘必达，贪英姑之美，垂涎欲滴，即以重资賄王老五，欲英姑为小星，王老五重其财，并欲从此攀缘法院，以图升进，诺之。但英姑执意不从，经久未果。先时英姑在纱厂时，曾恋一工人领袖任奇林，因罢工回家，与之逐渐疏远，惟是藕断丝连，前情犹在，不久任奇林因罢工被捕，判决一年徒刑，发禁于陆军监狱，于是英姑奇林得以重逢，但地因铁窗之隔，处境各殊，两情之苦，似不容说。一晚，英姑乘间与奇林秘密幽会，奇林痛斥现在社会之罪恶，英姑亦吐现时处境之苦，遂相约出狱借宿，并决定以迟嫁为缓兵之计，以抵制刘必达之逼娶。

这时C城工人斗争复起，白色恐怖亦日益严重，革命领袖共产党被捕下狱者，日以十数计，以致陆军监狱有人满之患。一日由惩共法院送来政治犯一批，王老五之子王振青亦在其中。原来振青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即潜伏在C城铁路工人之中，更名李国凡，进行秘密活动，并曾多次发动罢工运动，而成为C城铁路工人群众之领袖，但外人均不知其为王老五之子也。王老五既喜振青之重获，又忧惧振青之遭祸，遂劝振青向法院自首，破获共产党机关和工会机关，以求出路。振青是一个坚强的工人领袖，坚决拒绝了王老五的规劝，宁愿拼死牺牲个人，不愿自首背叛工人阶级，这时振青之母亦和附王老五从旁力劝，惟英姑不以为然，默言不辩。

振青在獄中又發動了許多同志，遂相與計議越獄圖逃，并說通英姑，英姑初時以父親為重，猶豫不決。過後，卒以為若營救哥哥和愛人的原故，遂完全接受振青之主張，乘父醉之一晚，私偷鎖匙開放於獄政治犯，相與偕逃。女農王老五醒，呼英姑不應，起視獄門大開，犯人逃走一空，始知自己為兒女所誤，遂开枪自殺。

第一場

登場人物：王老五、周氏。

〔幕啟：周氏拿着香燭陳設完了，就跪在地上磕頭，口里喃喃禱祝，王老五從外面進來。〕

王老五：（很不耐煩對周說）你在这里干這玩意，無故的買着這些東西來燒，你要知道我的錢來得很不容易，不能讓你這樣白花。（以目怒視周氏）

周氏：我何嘗將你的錢白花了，就是買這一點香燭敬神，也是為的兒子。若天可憐見察，鑒我們的一片誠心，保佑兒子早日回來，或者找得他的落處，使我們終身有靠，那又多么的好，要是兒子不回來，你聚得兒女錢又有什么趣味。

王老五：（垂頭忽作恍惚貌，反身坐在椅上）唉！我想你這樣跪拜，未必能夠拜得兒子回來。

周氏：（與老五對面坐下）菩薩到處都是有靈驗的，不過兒子失掉這么久，尚沒有回來，大約是我們少積陰德的原故。我想你的這公事飯，天天將人腳鐐手鐐關起來，不然就是皮鞭子一陣亂抽，這都是有損陰德的事，菩薩埋怨我們，將兒子隱藏下來，使我們不知道

下落，俗語說：“人在公門正好修。”我勸你以後對待犯人不要隨便打罵，或者從此改業做善事才好。

王老五：（忽不耐煩）這是什麼話，（用手指鐵窗內）他們是班犯了王法的渾蛋，怕不是老子手下的飯菜嗎，偏偏失掉了兒子就引証到這兒來了；我原要把兒子帶到我面前吃公事飯，你一定要送到電燈廠裏去做工，你想年青的人和着這一輩子不三不四的人，今天唱罷工，明天也唱罷工，生生的把兒子給他們帶壞，以致失掉幾年，你敢怪我吃公事飯嗎？（憤怒不息）

〔英姑聞父發怒，手拿針簪物件由寢室出來。〕

王英姑：你老人家不要生氣，爸爸心中有兒子，我陪母親到外面散一散步。

〔手拉周氏下，王老五不下場。〕

第二場

登場人物：王老五、囚徒。

〔王老五余怒未息，忽聞監內裏唱起來。〕

監內眾犯：（唱）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滿腔的熱血……

王老五：（更發怒）你們這班壞蛋的共黨，平日在外面無法無天，難道到了老子這兒，還敢放肆嗎？（監內歌聲和呼聲仍然不停，王老五怒極，取鞭上皮鞭，開鎖推門進牢內，將牢犯亂打）死強盜……

犯 甲：強盜，哈哈……

王老五：（大怒，將犯甲推出監門外，因腳被繫緊，直扑跌地。老五用皮鞭亂抽）你敢抵觸老爺嗎，打你不死……

〔周氏率英姑回，見狀勸王停手。

王老五：呵，我管轄犯人也要求你們干涉嗎？難怪失掉兒子，一切都推在這上面了，我今天倒要將這些東西打死，不然就是幾個土饅頭給他升天，看你又怎樣。（更加一陣毒打。鐵窗內的囚犯望着都憤怒，最後由英姑奪去王老五的皮鞭，甲囚回監內）（王老五鎖監門）今天收拾這些東西倒累了老頭的通身汗，且到澡室去舒暢。（出外）

〔周氏入寢室，英姑不下場。

第三場

登場人物：王老五、英姑、劉必達。

〔英姑在場上掛皮鞭，整理椅凳，劉必達自外入。

劉必達：（見英姑只一人在家，表示無限的歡快）你家裡的人哪裏去了？

王英姑：（低頭站椅後，不動）不在家。

劉必達：你知道我是誰呢？我就是懲共法院的委員。這牢裏的囚犯生死斬殺，通通掌在我手裏，就是你父親也要歸我管轄，將來要升要降，都是由我，我現在要提拔他囉！

〔英姑仍然不動，必達引不上話頭，很無趣味。

劉必達：（眼睛望着英姑身上）你為什麼穿着粗大布的衣，這又不是紗廠里做工，象你這漂亮美貌的人兒，應該要配上很艷色綉緞的衣服，才不辜負呢！

王英姑：沒有錢。

劉必達：那倒不成問題，只要你許配了我，莫說是穿吃，就是……（當時走近英姑身旁，動手動腳，顯出多少丑態，英姑

左右規避，王老五由外入，英姑趨入寢室）

王老五：呵喇！委員老爺駕臨，小的委實不知道，沒有迎接得，你老不要見罪。

劉必達：這倒罷了，我今天是巡監來的，並且要問你昨天的事，你可與家里說好了嗎？要是允許了我，馬上就提拔你。……

王老五：委員老爺的恩典，小的一生也不會忘記，你老要小女的話，這只說高攀不起，不過小女生性鄙，有點執意，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反正得由小的主持就是了。

劉必達：（大樂）只要你識趣就是了，我想就在下月老太太的生日，將你的女兒接過去，兩重喜事一下做，你說好不好？

王老五：謹遵你老的命。

劉必達：就是這樣吧，你在这里也有一點勞績，現在將你升做管獄員，且候幾天下條子，我今天尚要到清鄉司令部，不坐了。（起身、走）

王老五：你老沒有帶人來，我送你前去。（畢恭畢敬送去）

第四場

登場人物：英姑、任奇林。

王英姑：（從寢室出，面現焦急狀）這怎麼辦呢，（忽用目注觀鐵窗，窗內有一犯——即任奇林亦往外注視；英姑以手示意，任奇林即趨監前，英姑持鎖匙開門，放出奇林，將門鎖上）

任奇林：（身負鐵鐐，緩行坐椅上）真疲倦極了。

王英姑：（為奇林開鐵鐐，并用帚拭身全）唉！竟消瘦到這樣兒了，你吃苦，可知道我心裡又多么難過呢，（眼紅欲淚，

拿碗倒茶給任奇林)

任奇林：为着阶级利益与资本家斗争，吃这一点苦也不算什么，反正拚着身子坐满了这一年牢狱就可出去了，不过弄得你在一旁着急，我心里不是一样难过吗？

〔两情脉脉，各以巾拭泪。〕

任奇林：我们现在精神上虽然受到一些痛苦，但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使我们受这样的痛苦呢？这完全是这个万恶的社会所促成的，你想我们同在纱厂做工的时候，眼见的那些资本家将剥削我们身上的血汗钱尽情的乱花，住洋房，讨姨太太，没有半里路就是汽车，平日在家里呼奴使婢，不痛快的时候，就到工厂里来，见着稍有姿色的女工，就调戏，无产阶级所受资本家的蹂躏，也实够了。幸得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革命似怒潮似的发展，好笑那些资本家，都似乌龟一样，缩起头来，可恨这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将我们工人任意屠杀，你想我们站在阶级立场上，都能忍受了吗？所以我现在虽受痛苦，实在算不了一回什么事！

王英姑：这倒是不错的，不过我俩的事，必定要弄一个完善的办法，本来我想候着这一年，等你徒刑满期可以完事，如果父母不允许，我们就来个远走高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

任奇林：（急促的问）什么，变了！

王英姑：就是那个惩共法院委员狗东西，执意要娶我做小，那知我父亲，为着饭碗，就将我轻易许给他了。今天那刘必达又涎皮嬉脸到这里鬼混了半天，末后，我父亲

許定了，婚期就在下月。

任奇林：真有这事嗎？

王英姑：誰和你鬧玩意嗎？我真急得要命，所以趁他們不在家，要你出來商量，你看怎樣辦才好呢？（似將所有的一切都委託到奇林身上）

任奇林：（作愁思狀）我深恨這個社會，不管他是什麼人，只要他有金錢，有勢力，人們就攀緣，拍他的馬屁，老婆子女都可以獻給人家。唉！可憐你也是這漩渦中的一個弱小者，深被這形勢束縛了，但是現在我尚在牢獄中，沒有旁的辦法可想，現在你只有在父母跟前說家里沒有人照應，不能很急的允許人家的婚期，且候尋到哥哥的下落，只有這樣推辭下去，你看行不行？

王英姑：且照你的話去做吧；我看到劉必達那東西急煞的樣兒，我父親又是那樣的趨奉，恐怕難得辦到，反正到緊急的時候，我就是一死……（嗚咽啜泣）

任奇林：你這樣辦法，也是不妥當的……（外面忽有敲門聲，英姑急為奇林上籠鎖，開監門送奇林入，再開外門，原乃周氏回來了）（不下場）

第五場

登場人物：王老五、周氏、英姑、士兵數名、政治犯十數人、

王振青（更名李國凡、政治犯之一）

周氏：你干什么去了，這半天不開門，

王英姑：媽呀！我睡覺了。

周氏：難怪，你們年青的人，真有這樣大的瞌睡。

王老五：（由外面回來，顯得很忙，拿头上的帽子做敲拍，未語先

将舌头一伸)了不得,这几天要不是破获得早,这C城象我一样年纪的人,恐怕都杀绝了。

周氏:
王英姑:(同声急问)什么事?

王老五:你们还不知道吗?就是这C城的共党和着铁路一个共党头子,叫做什么李国凡,想谋暴动,你想他们如果成事,我们这帮老的还有命吗?共党不是說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杀尽吗,天幸我们清乡司令部的偵探有力,就将共党的秘密机关破获了,共捉一百几十人,头子李国凡也捉住了(以手指室内)将来这里面的号子,都会关进来,我又要多烦恼。

周氏:我知道是什么事。(与英姑同入寢室門)

士兵甲:(吭声高呼)收人呀!

王老五:(连忙趋前从士兵手中收签)辛苦了,喝茶吗?

士兵甲:慢着,我跟你說,这一批人是共党的要犯。你留心点。(用手指犯人李国凡)这就是共党头子李国凡。

王老五:(与李国凡相顾,两相错愕)呵!是他呀!(表示不好怎样)

士兵甲:你按签上的名收人就是了,怎么,老公事倒弄得这样慌张呢!

王老五:是……是……(开監門將犯人一一收入,士兵教人下,向寢室呼)你们还不出来呀!

周氏:
王英姑:(自内出)什么事?

王老五:儿子回来了!

周氏:
王英姑:(惊喜交集的忙问)在哪里?

周氏:苦命的儿呀!你这两年失踪在哪里,累得为娘的日夜